

五峰楼奇闻

陈景河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7.5
2

BK40124

87
I247.5
2092
3

五峰楼奇闻

陈景河



出版社



351512

五 峰 楼 奇 闻 WUFENGLYOUQIWEN

陈景河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明涛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插图：姚向东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25印张 2插页 172,000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,4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29·69 定价：1.55元



陈昌河

目 录

五峰楼奇闻.....	(1)
杠子王刘老两.....	(112)
顶凌播种.....	(200)
“杜老橛”下山.....	(205)
“黑阎王”轶事.....	(213)
嘲哄队长.....	(224)
月是故乡明.....	(241)

五峰楼奇闻

一、今古漫话

传闻未必不实。

头几年，风传着小道消息；过后证明，一件件多有出处。

刘老故和绿川洋子的风流轶事，也哄嚷不少年了。后来，一个远走高飞，海渡东瀛；一个背井离乡，流落他方。从此，天南地北，人各一方。他俩的事，也就波浪不惊了。谁知到了一九八〇年，刘老故重返家园，干了一桩事业，引出几番风雨，竟闹得地倾南北，河流东西。

哎，这个山高皇帝远的五峰楼啊！

五峰楼，二百来户人家。夏天，云遮雾罩；冬季，雪拥冰封。原先，大江曾在这儿甩了个葫芦湾，不知哪年发大水，冲决了“葫芦”口，江取捷径而下。江湾子里变出十几个大小不等的泡子，称联珠泡子。泡子北面那座山，雄峻而

奇伟，象五座高楼叠嶂而起，人称五峰楼。山下的屯落自然就叫五峰村了。

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五峰楼是座金银山，联珠泡子是珍珠湖。村里有个怪吝的猎人，拿着口袋来凿取金银珠宝，五峰楼翻了脸，从此，山变成了石头山，水变成了几汪瘦水。这小小的五峰楼，历史上是否出过这么个倒霉的猎人，自然没有人去考古。此后，这个地方荒芜了多少年，也无人知晓。但是，五峰楼的重建围子，却只有七八十年的光景。据说，老中华民国时候，来过一个日本浪人，拿着只“千里眼”，对着山川河谷照来照去，还偷偷在本子上描画着。村上纷纷扬扬传开了，说那只“千里眼”能摄风吸气，日本浪人是来偷风水的。于是，这位倒霉的浪人叫人背了死狗。

穷山恶水出刁民。

其实，日本浪人和“千里眼”的传闻，也不知其有，也不知其无。到了八十年代第一春，五峰楼又出了两桩不大不小的传闻：其一，全县大名鼎鼎的尹克祖沉湎于声色，犯了军婚，去到他该去的地方；其二，流落在外的刘老故回到五峰楼接任队长，光提成奖金将得到三千元。这奖金该不该得，轰轰烈烈闹到县上，从县里又反映到地委……于是笔者心血来潮，去到那丹江之滨，五峰楼下，采访，搜集，揣摩，体味；自以为深得此中五味，却不料，待到拿起笔来，对着厚厚的几本札记，禁不住哈哈大笑。我们的主人公刘老故三千元奖金尚未到手，怎么就哄嚷得天塌地陷一般？害得我也懵懵懂懂地来作文章？又禁不住对着那厚厚的笔记本发起呆来。

恰巧，这时候，从千里之外，大海那边来了我们的另一个主人公。她一下客车，便引起人们一阵惊讶和骚动。

“呀！绿川！她怎么回来了？”

“想老相好喽！”

“嗨，巧哎！刘老故正捧着刺猬……”

不管怎样，我们却可以从绿川洋子的回来说开去了——

二、老杜鹃飞回五峰楼

二喜儿是绿川洋子的干闺女。

这天，她伏在桌上理帐，忽听得大门外有人喊绿川姨回来了。她先是一惊，怎么绿川姨会突然回来？之后是一喜，她对绿川姨可是日想夜盼呢。她推开屋门往外跑，钢笔掉在地下也不顾了。

一出大门，见一群人蜂拥着绿川姨往这儿走。她上身穿米洋捻线隐花绸，下身穿着深灰法蓝呢裤，完全是中国妇女打扮，看上去素洁、淡雅。脸仍是白白净净的，细眉俊眼，漾着慈善的笑意。看上去全不象五十开外的人，倒象是四十几岁的，比先前只是瘦了一点。二喜儿以为是作梦呢，在门口愣住了，直到绿川姨哽咽地喊：“二喜儿，我的孩子……”

二喜儿一下子扑过去，抱住绿川姨的臂膀，欢喜得又蹦又跳，真的，她没想到绿川姨会这么快回来。

一直到夜晚，二喜儿家都挤满了人。先是女人和孩子，叽叽喳喳的，热闹得象喜鹊炸窝。傍黑之后，换了男女青年，有大宝，铁冲子，珍珠姑娘等。再后就是村上有头有脸

的人物了。先是石匹老德祥，七十多岁了，早年当过农会委员，后来担任过党支部委员，人称“老委员”，平时没话，只会干活。全村的石碾几乎都是他领人打凿的。在“路线为纲”的年代，虽然他总被抓“右倾”、“民主派”，但他在村上的权威使得“屯大爷”高大赖都打怵。他懒语，进屋后就坐在墙角那儿，不插言，不搭语。

接着进来的是孙二糊。也是一位可以上“屯史”的人物。平时总是笑微微的，胖乎乎的小脸常常被酒拿得红红的。光复时，捡了个日本娘们。这几年回日本，蚂蚁翻蛋似地往回搬腾东西，竟使得一位二八庄稼人首先“富了起来”。怀里揣着小酒瓶，动不动掬两口，喝上酒就云山雾罩的，人称孙二迷糊，叫直了，就是孙二糊。因为家里的日子过得象个“洋买办”，参军的大儿子有本事，竟从南方娶来一房俊俏的媳妇，使得孙家格外生辉。每天晚上，落地式的洋戏匣子象敲小鼓般地播着撩人的舞曲，大彩电演着好看的小电影，老孙家象个小俱乐部般的热闹。弄得村上的小青年馋猫饥鼠般往老孙家钻，名为看电视，其实想跟南国女娇娃搭讪。有吃有喝有得玩的孙二糊，过着村上最舒心、最得意的日子。也应了从来乐极生悲的话，今年春上，尹克祖把他支到鲫鱼泡子养鱼。也怨南方人有个坏习惯，暑天睡觉不关窗。让尹克祖爬进去，坏了他的儿媳妇。弄得如今小喜神般的孙二糊，怎么也乐不起来了。他的来，是打听自己的老伴河田美穗子在那边的情况。绿川说在日本曾去看过她，挺好的，叫他放心。这就好，也没问老伴这两个月为什么没寄钱来。

绿川拿出在北京买的糖果、烟分给大家。这时，乡政府秦助理来了。县里管外事的副县长魏信打来电话，说绿川在日本做了不少促进中日人民之间友谊的工作，叫干部们多关心她。跟在他后头进来的是刘春，刘老故的儿子，大队团支部书记。长得象棵骄杨，穿戴也很光滑。绿川洋子一见刘春来了，一下子抓住他的臂膀，高兴得闪着泪花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忙叫二喜儿给刘春找个板凳，二喜儿却一掀门帘，到外屋去了。绿川也没在意，女孩子有封建性。这时，大宝把座位让给他，和几个小青年去到外屋。

二喜儿正在灶间烧火，大宝凑过去，问：“喂，怎么不给你刘春哥送一碗香茶？”

二喜儿却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瞅着他，瞅着他，那眼光半是愠怒，半是责备，好象还含着一点温热。瞅得大宝一下子矮了半截似的，心里发慌。秦助理和老德祥说是有些事情要做，先去了。大宝跟同伴嬉笑着，又旋进里屋。屋里的人好象正谈论刘老故。大宝心里犯惊，以为又在议论刘老故的提成奖金该不该拿。他心里有点蹿火，春定秋不变，这是政策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看人家得钱眼红了？眼红当初你们怎么不干？他刚想发作几句，院子里起了关吵吵的叫声，“呀呀呀，干嘛不先来个信，叫人去接你！”

关吵吵是村里老字辈的，年轻的叫她关奶奶，连绿川这茬四五十岁的，也得称她关婶。绿川赶忙迎出门，两人执手进屋，免不了互道乏困。关婶见孙二糊和刘春他们在这儿，只是“啊哟”了一声，便去接二喜儿递过来的茶。关吵吵呷了一口，吧咂了一下嘴，说：“哟，好杀口！”关吵吵喝了

两口茶，来了精神，抬起老眼，把绿川洋子从头到脚地打量一番，见绿川清瘦了，年轻了，便说：“没变样！没变样！倒象个小媳妇了！”说得屋里人哈哈大笑。她又想起绿川和刘老故的事情，两个人相继都回来了，这回行李卷可该搬到一块儿了。她一想到刘老故光忙自己的，不管绿川，禁不住愤愤的，心想，叫绿川这么好体性的女人伴着他，给他办饭，太便宜了他。于是没头没脑地说：“绿川，别理那个刘老故！”

孙二糊是个乐天派人物，知道关吵吵是故意说气话，便笑呵呵地说：“关婶呀，你说了可不算呢！”

关吵吵巴不得有人白她的文，好把一肚子高兴全放出来，便吵吵道：“绿川咋样啊？隔山片海地回来了。瞧人家那个，上山了，挣钱去了。让钱迷住心眼子，早早晚晚，噎死！”

这倒弄得绿川坐不住了，脸一赤一红的。又不知说啥好。还是二喜儿机灵，忙扒了一块糖，塞到关奶奶嘴里说：

“关奶，少说话多吃糖，要不糖让人都吃了，你可不算！”

关吵吵含着糖，瘪着嘴说：“嘿，我等着吃你的喜糖。到时候，我还要喝你的喜酒！”

“关奶！真是的！”二喜儿一掀门帘，到外屋烧水去了。

刘春的脸也红了一阵子。

年轻的好有奇想，以为东土日本富甲天下，绿川的回来，必定象河田那样，大箱小柜满载而归。却不料拎回来的

仍旧是那只破皮箱，都觉着不过瘾，没捞着开眼儿。刘春琢磨了半天，便以为绿川姨也象河田，东西在车站存着，得套车去拉的。铁冲子嘴快，倚仗自己是车老板，抢先问道：

“要是明几个，用车，就吱声，别客气！”

绿川莫名其妙，愣怔了半天，还是珍珠提了醒，才恍然大悟，笑着说道：“噢，你说没带电视机什么的？咱中国有，要人家的干啥！”

屋里一下子静了，静得出奇，静得很不自然，叫人心里不是味。铁冲子故意油腔滑调地说：“有人喜欢带东西，那是傻子，带钱多好。有了钱，啥东西买不来呀？我看呀，绿川姨未必空手回来。”

绿川正色说：“弟弟是给了的，东西和钱我都没要。”

屋里的人又都不吱声了。大约都在寻思这蹊跷事。去趟日本，哪有一文一物不带的？真傻！

关吵吵早耐不住，从鼻腔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给你们带一座金山来，怕你们消受不起！河田可带得够过呢！到末后，没吃到好果子。”

孙二糊有些受不住，伤心地嘟了句：“你们……别说了！”说着，站起身，倒背着手，出门去了。

屋里的草民百姓，又随便地海谈一阵子，把刚才挺别扭的气氛又扭了回来。看看时候已经不早，关吵吵说叫绿川早早歇息，把人都轰走了。临出大门，把二喜儿叫出来问：

“你老故叔啥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这个挨刀的。怎么不叫黑瞎子把他舔了！明几个，捎

信，叫他回来！”

二喜儿笑了。

夜深了。

二喜儿扫干净地和炕，刚想给绿川姨铺被，突然听得院子里象是有响动。

二喜儿的爹娘回山东老家去了。珍珠姑娘知道绿川姨回来，今晚上不会来跟她作伴，谁来了呢？

二喜儿下了地，趿着鞋，开开门。门口照出去一束亮光，她一下子就认出了那蹲在院里抽烟的人，惊喜地叫道：

“老故叔！”

绿川听得二喜儿的叫声，来到门口，往外一看，见刘老故正站起身来，看着她。她的呼吸变得急促了，盯盯地瞅着眼前这个粗壮的汉子，颤着声，用日语喃喃地说：“啊，老故！这可不是作梦吧？……”

三、啊，刘老故洞

在俺们这地方，“故洞”是指鬼道，心眼儿多，叫人估不透。这个外号用在刘老故身上并不贴，大家叫惯了，也就叫开了。又嫌“刘老故洞”四个字绕嘴，简称刘老故。叫长了，刘老故就成了他的大号。

头几年，有的社员发疯似地开小片荒，把五峰楼的山岭子刨得疤疤拉拉，象是一个俊姑娘脸上长了一块块的牛皮癣。队里指不上，有嘴就得吃饭。不种镐头荒又有啥法呢？队上还是用老办法，驱着民兵上山拿镰刀砍。苞米蹿红缨，

黄豆结嫩荚，黄烟刚掐尖打杈……七里卡嚓，拦腰斩。这是结米的庄稼呀，虽说是非法的小片荒，也是一镢一镐刨查的，一瓢一桶浇灌的，一锄一锹莳弄的；拱出苗，长出秧，蹿出缨，结出荚，容易吗？不怪社员心痛得哭天抹泪，捶胸顿足的。唯有刘老故眼皮也不撩，你镰刀砍也好，连根掘也好，都弄不到他头上，他不开小片荒，犯政策的事他不沾边，只在自留地上做工夫。

那一年，人家大种苞米，苞米株间带小豆，以为可以多打点。刘老故的自留地却种上了土豆。土挺暄腾，株距却很宽，如此种法，在乡间还头一次见过。更怪的是，土豆秧上一见紫花，刘老故拿把平锹挨棵培土，半月培一回，培得高高的。秋天，起土豆那天，高大赖上山，路过刘老故的自留地，见了奇景，土豆结得起了楼，一层土一层土豆，刘老故拿镐头一掩一掩地钩，起了白花花一地。有万数斤。更出奇的是刘老故一个土豆也不卖，挖了个大方窖，贮起来了。来年春上，卖土豆种，一斤抵三斤，买主还争得吱哇乱叫。高大赖好歹抢了一麻袋，割出芽块，种到地里。刘老故却换了口味，改种小辣椒，发芽水种，还滤上了口粪。小苗长得精神，拐子苗留得匀称，秧发得壮健，辣椒结得滴溜八卦，红亮红亮的，象玛瑙。他又不肯鲜卖，铺上席子晒干，用热炕炕得焦脆，揪去蒂巴，用碾子一骨碌，碾成辣椒面，弄了台手扶拖拉机，约上高大赖（因为他会做生意），把辣椒面拉到延吉。这地方朝鲜族聚居，习惯上本就离不了辣椒面，无论是炒菜、汤菜、还是酱菜，离它就没味道，三天吃不上辣椒，就想得五迷三道的。何况十月天，正是渍辣白菜的季

节，大量地用这味佐料。刘老故的货一上市，嗨，红得耀眼，鲜得诱人。高大赖在高处一站，亮开嗓门喊：“哎——五峰楼的嘟噜红，先尝后买，不辣不要钱咧——！”这一喊，“呼”一下围上来不少人。阿爸依尝了尝，乐得直点头；阿妈妮尝了尝，喜得直哎咕；车妞尝了尝，辣得直蹦高。四麻袋辣椒面，一哄而了。票子塞得刘老故的兜鼓鼓囊囊，走起路来，悠当悠当的，象坠着石头蛋。

高大赖帮忙有功，刘老故在饭店请他喝酒。高大赖一边喝一边埋怨，嫌刘老故每斤少卖了两角钱，嘴象个破壶头，咕咕起来没完，把刘老故咕咕烦了，一拍大腿说：“嗨！你早干啥来的？放马后炮呀？”

高大赖知道刘老故心眼子多，跟他学没冒。一到春上，他就留心刘老故的播种。老故种啥他种啥，果然不吃亏。种土豆，种辣椒，种烟草，种川芎，种……最奇的是那一年，高大赖见刘老故把地用洋犁扣了，用耙细细地耙了，打出整齐的畦子，看样子象是育苗，又象是种菜。高大赖也依样画葫芦，把自家的自留地扣了，耙了，打出畦，等着育苗或种菜。眼看要过芒种了，却不见刘老故布粪撒种，高大赖等不及了，迈八字步，到刘老故家串门。

刘老故家在屯西北角，两间草屋，小院不大，却很方正，家中没有多少人口，老伴早年辞世，丢给他一个孩子，也十几岁了，初中毕了业，人很灵透，长得也白净。高大赖进门时，爷俩正蹲在锅灶那儿喝大楂子粥。高大赖问道：

“今年你是咋啦？把地梳理得象小媳妇的油头，到底要种啥呀？”

“种树！”刘老故一边哧溜哧溜喝粥，一边答。

高大赖心里嘀咕：胡扯！漫山遍野，树木狼林，用你种！这个老“故洞”，长心眼了！怕人家学呀，怕顶了他。刘老故，你可真“故洞”！

俗话说，过了芒种不可强种。眼见过芒种已经五六天了，刘老故用锄板子松了一遍土，却仍没见他往土里撒种。高大赖终于等不得了，急忙给自留地播上豆。晚了，没抢上节气，豆子出得文齐武不齐的。

杨树叶拍巴掌，杨花柳絮迷人眼，在地上滚成球，一点火“呼闪”一下就着。不知刘老故从哪儿搂来一麻袋杨花子，白绒绒的，象棉。在地里耩出沟沟，撒上杨花，赶上一场好雨，只十几天工夫，齐刷刷地出来了，线头般的小树苗，挑着两小片嫩绿的叶，把高大赖看呆了。刘老故拔草、间苗、松土、浇水，一早一晚的，莳弄得很勤谨。转年，树苗长得竟有筷子般粗细。县林业局闻讯，来了个技术员，一看，刘老故种的是长白山大青杨，杨树中的速生优良品种。就给搭了个桥，每棵三分钱，全卖给白城地区的一个县林业局。哎哟，刘老故这笔钱挣得可真俏啊！

这一年，刘老故因育树苗做了贡献，被选为植树造林模范，出席县林业局召开的会。捧着一个大奖状，坐着专车，被敲锣打鼓地送回来了。那一天，五峰楼象是过节，大人小孩都出来观景。刘老故向着人群又摆手又点头的，光彩极了。尹克祖也不得不出来表示欢迎，真是又憋气又窝火。他不明白，这个林业局怎么搞的？自留地上不以粮为纲，种树，还给奖励？他气得一个高蹦起来，到公社找副主任尹

山。

尹克祖在公社究竟嘀咕些啥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只是有人听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……”

老虎会有打盹的时候，刘老故也有失算的日子。

那一年，全县积肥大会战。平时没攒下，到时抓了瞎，尹克祖急得象猴子吃了辣椒，抓耳挠腮的。刘老故把老尹家小子唤到一边，小声说：“克祖啊，挖鲫鱼泡啊！那里头的淤泥，怕是从盘古开天也没人动过！”

尹克祖一听，对呀，故洞爷，你可救了我的驾。可是又一想，那活够苦的，大冬天，泥一把水一把的。嗯，反正不是我干！于是来了个大动员，上自拄棍的，下至懂事的，都去鲫鱼泡挖泡泥……

鲫鱼泡是联珠泡子中的一个，离五峰楼最近。二亩多地的泡子，挖了一个月。在全县积肥大会战中，五峰楼夺了冠军，尹克祖捧回个大奖状，乐不可支……

转年春上，桃花水一过，刘老故对尹克祖说：“鲫鱼泡可以养鱼！”

尹克祖没见过世面，只知道有养马养羊，却不晓得这小泡子也可养鱼，便不以为然地答：“还养虾呢！”

“队上不养，我可要养了！”

尹克祖只当刘老故是说玩话，便随口答道：“好哎，你养出鱼来，我生吃了！”

“你等着，哎，这可是你准的！”

“准的！看你能养出花花肠子的鱼来！”